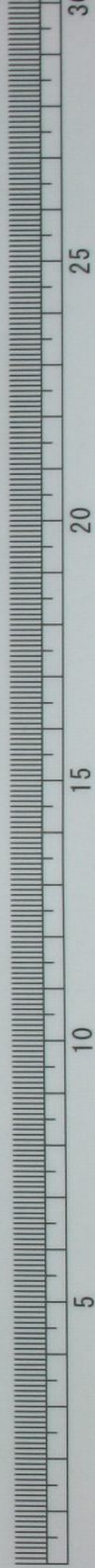




謝選拾遺

二

413
1017
2



13
1017
2

謝選拾遺卷之二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部氏寄贈
技字集

賴襄子成選

新修滕王閣記

昌黎

未造觀而為之記
自是難措手乃因
未造觀處生景情
結處亦因此悠然
不盡文情筆致使
人一讀十起後人
皆借此殘香賸韻
如東坡遠景樓記
傳之而不至者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
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
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
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
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
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
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報事及其無事

是兩扇合拍法又
是兩層唧接法妙
妙
前面是廣故兩點

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
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
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
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
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
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
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
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
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
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

出滕王閣字後段
是主故不復點出
閣名

終不脫記文正体
通篇無一閑語又
無一句議論習氣
宋諸家洗臟換骨
亦不能到此地位
閣上所眺不可不
記然不獲造觀故
通篇以此命意至
末段云云是自主
意沈云餘波非也

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
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
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
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
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
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嘆竊喜
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
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
為公賦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

東坡

東坡諸記中此篇
最嚴整可法
自歐公金石錄序
來而彼姚宏此緊
嚴

唯書乎三字收上
生下一字千金

引三典尤切於書
妙在簡捷是用典
之法也使曾子固
為之則數百言未
已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
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
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
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
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
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
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
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
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

上言少書此言多
書以何哉頻折故
對股不方板
余猶及見云云將
及今事故擡出改
端文有波折其實
一段耳

又以何也結之不
說破其故留下文
餘地此文品也

而書固自如也云
云一語忽拗折歸
入篇首之意此仁
者之心也一語結

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
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
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
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
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
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
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
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
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
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

了悠然有餘韻他人必不能如此結了此文品也

此段一篇餘波而風韻姿致全在於此

唯書乎句以前一意以後至此又何也句又一意此仁者之心也句以前與庶有益乎句以前二段各一意皆照應篇首而題腹論構之意獨欠收拾故於末尾兩行補足之文法周匝無滲漉又見表裏變化處

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凌虛臺記

東坡

起手自意外落筆突兀之甚臺下脫因字

儲在陸評此段為宋派先獲我心

形容妙與下山踊躍而出皆非子瞻不能言真仙人口吻拈出全題於此不泛學文者所當知也一篇生色在此他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

日作趙然臺記亦有類此一段蓋自史遷周武王營洛語來子瞻平生所喜爾而况於此臺與一句頓落歸入全題又趙前語勢再以而况成章世有足特者不說破妙有十里烟波之致沈曰三不朽儋父語耳此篇自歐公峴山亭記真州東園記等立思而別出一机袖駕上之子瞻此時二十七八而波瀾老成如此宜

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屋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

乎老歐陽之所謂自今世餘年人不復說老夫者真矣

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畫舫齋記

六一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子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乞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齒岸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徃徃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官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歔宜其

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峴山亭記

六一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

起處自明望叙起
大是有色

言
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
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
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
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
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
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予頗
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
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
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
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

將自待者一轉是
歐公慣用家法八
家中獨擅風骨者

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
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
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
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
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
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
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
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
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
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

終亦以景色結之
與起處相應

極開濬之意極偉
麗之文
樂字通篇神理

言選抄
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超然臺記

東坡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

是坡翁一生本領
故言之玲瓏透徹
如此

妙論

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

見非故意構成者

登樓所眺乃見超然意鋪叙宏麗有韻有調讀之萬遍不厭節奏全在乎而其三字上

言
二
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廢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挽到樂字上

至最尾乃點題然後兩句掉尾通体皆動

起法簡老韓抑不通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黃州快哉亭記

穎濱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

略叙形勢後遂點
題叙事兩層頂題
而出此法尤佳

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
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
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
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
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
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颭然至者王披襟當
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歎

夫風以下至而風
何與焉數句一篇
根抵語氣酷肖乃
兄

而況不然以及振
見勢而後以鳥字
哉字掉尾文字雄
麗與題相稱
范文正岳陽樓記
雖古今所稱而視
此篇工拙天淵無
侔板與活意與靈

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
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
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
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
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
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
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
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
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為快哉

異焉耳

也哉

謝選拾遺卷之二

謝選拾遺卷之三

游黃溪記

賴襄子成選

柳州

韓作柳碑銘曰
務記覽作詞章
源博無涯溪而
放於山水間山
與柳之文相發
柳又中狀山水
最獨出古今不
其所源由蓋獨
創獲也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而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

沉沉無聲鏘然山
舒水緩等皆筆有
造化

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
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
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
頰頰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
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
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
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
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
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
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

此文起處未免襲
史記至後十記則
飄然神來不見所
由矣

亡無他奇唯其登
望佳耳故於所望
景勝上着力與他
記自別

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
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
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州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慄也則施施而行漫
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
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
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
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
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高下之勢以下九
句古今詩文叙遠
望臨瞰之狀者莫
盡於此莫妙於此

蒼然著色至無所
見云云亦真處情
景與前數句相映
為致非閑語也

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
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
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
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
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
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
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
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
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
元和四年也

以下七篇乃柳州
文中神品空前絕

後者

沈云句句剪削乃

有此詣稍一放筆

便平常語矣

沈評得之然徒見

其剪削不見其筆

墨之清不善觀此

文者也

則字用法自史記
來

與字於字亦妙

鉅鉅潭記

鉅鉅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
折東流其典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
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
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
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
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
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尤
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子樂
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凡筆必曰土中皆
石或曰石上有土
而已一經柳州之
筆乃如此奇妙

鈞鉏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鉏潭、
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
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
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
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
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
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
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
獻伎、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
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
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三、雖古好事之士、或未
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
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
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
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
也、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起法在諸記中此為最妙

摩詰詩中有画余曰恐不如柳川文中有画也

言所以記之由而通篇精神亦動結法瀟灑開後人法門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記

南國山水清氣為文人筆墨所構取者古今二次曰屈原曰柳子厚二子之不過於人乃遇於天也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鉏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枹、石楠、榿、櫟、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

三都二京連篇累牘不如數十字
朱色絢爛動人
不敢專也云云是
其所以記耳與前
通清不可久居同
結了又點出地名
名義無一篇不變
化

自鍾鑑潭至此叙
水聲凡三次愈出
愈妙乍大乍細無
大奇然讀之覺可
喜世間萬象一經
清者之筆便化為
清物也

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
衆草、紛紅駭綠、蕭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
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
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
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
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
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
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

舟行如窮、忽又無
際、睨若無窮、然卒
入於渴、視之既靜
其聽初遠、是等柳
州獨造、蓋自晉宋
間文字悟入也

亦言所以記忽記
年月著渠之美於
是始窮也一句掉
尾結法又變

起法又變

幅員減百步、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
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
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
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醺而盈、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
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
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
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

前曰金石以為底
近岸卷石底以出
為地為嶼云云此
曰巨石為底達于
兩崖若牀若堂其
實同一景耳乃筆
墨變化如此
前狀水聲後併狀
形聲
此記比諸篇較寬
平平至結處乃驚
心動魄矣
此結處與韋應物
落葉滿空山何處
尋行跡同一雋絕
豈淺人所能解
歐九五代史外國
傳結處似學此結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為底、達于兩涯、若牀若
堂、若陳筵席、若限閫輿、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
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
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
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
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
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
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
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先撤脫一路後叙
一路是作史法也

柳州八記與遊黃
溪記併九篇其寫
水寫石可謂盡矣
寫水之奇至石澗
極矣寫石之奇至
小石城山極矣

此以為學莊子余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
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
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
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
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
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
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

則謂一篇伯夷傳
縮本也
絕妙結法亦非淺
人所解

体面好

石字鐘字一順
連此文章定法

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
信之

石鐘山記

東坡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
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
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
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
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
是說也予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
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予自齊安舟

無此一段文字無
色態濃厚處

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
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
其一二扣之硃硃然予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
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
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
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
也予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
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
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
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

沈夢鐘字

不聞見而臆斷句
沈云通首眼目是
未雖然著此句乃
深遠矣
獨言酈元而及士
大夫漁工水師以
而字一轉入李勃
文勢不板掉尾酈
李雙收篇法匪密

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
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
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予欺
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
聞殆與予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
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
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
以為得其實予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
之陋也

放鶴亭記

東坡

叙事空濶清曠非
坡翁無此筆氣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
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
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
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
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
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
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
則徠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蘓軾時從賓
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
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題目是放鶴亭記
却把酒為個陪客
兩意對縮他人為
之如何收到於鶴
上今全不置結於
對縮最末為一撇
翻勢因以為結放
蕩之甚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
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
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
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
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
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
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
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
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
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
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
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
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武昌九曲亭記

穎濱

宋人記文大抵皆
主議論後世摹倣
愈出愈腐此篇平
平敘事末看數行
議論沒緊沒要無
甚結構而讀之有
餘味乃兄恐又闕
筆矣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
昌諸山陂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
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櫨蕭然絕俗車馬之
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

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林、俯視太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

棲賢堂記叙山水
處亦不下此篇



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後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蹇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諸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棲賢堂記

穎濱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峻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漚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于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于高安、

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為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于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為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真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埃之中、紛紜之變、日遘于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况乎深山之岩、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于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

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一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

有美堂記

六一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

歐公文要
看其豐腴處

夫舉天下之至美
云云清人曹份者
評之以為句弱是
不能知歐文佳處
者

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

文有盡意者難多
獲如此文叙景不
數語而錢塘風景
如在目底真古今
有數文覺范文正
岳陽樓記徒費藻
葩矣

言遺事
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
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
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
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
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
左右映帶而閩南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
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
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
喜占形勝治亭樹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
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

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
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
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
以知其人焉

謝選拾遺卷之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9932